

风雨

F 救草人

● 广东人民出版社

engyumucaoren

◆ 陈鹏飞 著

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
大自然的主宰，人统治自
服自然。但环境伦理
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
普通的一员和公
反思，人们开始反
们从大自然对人类
象，人类有义务尊
把人类正义行为扩

I25
653

● FENGYUMUCAOREN ●

風雨牧草人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若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牧草人 / 陈鹏飞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9

ISBN 7-218-03781-X

I. 风... II. 陈...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9246 号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1
字 数	20 万字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6,00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3781-X/I·605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科建印

崇高的责任感^{*} (代前言)

今天本报刊登的华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莫熙穆为治理我省水土流失而竭尽全力的事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学习的知识分子好典型。

一个执教半个世纪的老教授、知名专家，在古稀之年，不辞劳苦，翻山越岭，到处奔波，他为的是什么？用莫教授的话来说，为的是医山治水，绿化祖国大地，造福子孙后代。是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支持着这位老教授的行动。他的行动对治理大自然的水土流失，维护生态平衡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的思想境界，那种崇高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对当前治理思想领域里的“水土流失”，绿化精神世界的“荒山秃岭”，同样有

* 南方日报社评论员文章，1989年11月20日刊登于《南方日报》第一版。

着良好的启迪作用。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国知识分子一个优良的精神传统。古往今来，我国知识分子当中，不知有多少优秀者，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个人利益而不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爱国心和责任感，不但过去需要，今天更值得提倡。特别是当前，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需要广大知识分子识大体，顾大局，明确肩上的职责，拿出实际行动来，积极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其之所以宝贵，是因为他们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科学文化知识一旦应用到实践中去，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在当前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生产发展已从过去依靠扩大规模转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上来，这就为广大科技工作者面向经济建设，与生产实践结合提供良好条件。无论是克服当前的困难，还是实现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尤其是要加强农业基础，得靠政策，靠科学。农业生产有大量的课题等待着农科人员去攻克，有大批的新技术、新成果有待推广应用。据农业部门的统计，我国目前有70%现成的新技术尚未得到推广。其他战线也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这些事实说明，科技人员任重道远，大有用武之地。希望广大知识分子，都能像莫熙穆教授那样，激起崇高的责任感，深入实际，把自己的知识和成果尽快地应用到生产中去，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序一

颜泽贤*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历史话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因为人类正是在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中走到今天，不管这种关系是否和谐。

人类在进化中不断调整与自然的关系。在混沌初开的年代，人们依偎在亲切、温暖的大自然怀抱里，享受着完全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平相处，以各自的规律繁衍于世。工业文明的到来，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在“人类中心论”的鼓噪下以征服者的姿态走到了昔日相依为命的大自然的对立面，原来亲和的双方怒目相向。人类在不断发展的同时，破坏了自然界的发展。江河泛滥、旱涝成灾、水土流失、环境污染、沙尘暴吹袭等相拥而来，人们也开始体验没有善待自然而

* 作者颜泽贤教授是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带来的忧患。

残酷的现实让人们在噩梦中惊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近代西方一些学者曾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主宰，人统治自然。我们也曾叫嚷过“人定胜天”，要征服自然。但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莱奥波尔德却告诉我们：“大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地位，从他是大地的征服者转变为他是其中普通的一员和公民。”这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哲学反思，人们开始反问自己：我们这样对待自然是道德的吗？人们从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中认识到大自然不再是人类奴役的对象，人类有义务尊重自然的地位，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把人类正义行为扩大到人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不以牺牲自然去追求人类的目标，维护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自然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需要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代去做大量的工作。莫熙穆教授大半辈子所做的就是这项工作，医山治水，修复自然的创伤。用他身体力行的实践，去感化人们对自然的重新认识，用一种人类和自然都能接受的方法（恢复自然的生命力，改善自然环境，改善人民的生活）去改善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他对草的钟情，对植被的重视，对水土流失治理的独特见解，对农业的关注和农民的关怀，都体现了他对自然界的关心，体现了他朴素的生态伦理学思想。我们从他的身上，从他对自然的观照中，看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和博大胸怀，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在华南师范大学 70 年的历史长河中，人才辈出，涌现了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莫熙穆是我校一名杰出的老教授，是广东最早接触并研究现代生物学的人，在多个领域的研究都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他将自己的所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人与自然的研究实践中去，并且在晚年做出了喜人的成绩，为广东的绿

化、贫困地区的脱贫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作为一位大学的老师，能固守为人师表的清贫，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带领生物系师生从无到有，在全国生物学教育与研究领域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华南师范大学增添了光彩，为此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本书的作者陈鹏飞先生与我未曾谋面，只有阅读书稿时有了一些认识。他是我校中文系90届毕业生，在没有任何经济支助的情况下，以坚韧的毅力，13年孜孜不倦地坚守一个信念：用他的笔告诉人们，要像莫熙穆教授那样，重视生物学，重视生物学教育，重视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我们的美好家园。他在书中以丰富的资料、质朴流畅的语言，叙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丰厚人生，塑造了一代师表和一代科学工作者的真实形象。在这里，我读到了一位老教授的含莘如苦，弦歌不辍，读到了一位青年作者的才气与活力。感叹之余，也为华南师范大学有这样一个学生而自豪。

我和广大师生员工都相信，《风雨牧草人》一书的出版，是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件大喜事。我期望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能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我相信是大有裨益的。而对社会来说，特别是从事教育、科研、环境保护等工作的人和青年一代来说，是大有帮助的。

是以为序。

2002年12月16日

序二

张宇达

日历一页页脱落，人类在沙尘暴的吹卷下走进被称为“环保世纪”的 21 世纪。

20 世纪的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使得 1.2 亿人失去了生命，而较两次大战更为残酷的滥伐森林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至今还在延续。因此，生态学家指出，“人类给地球造成的任何一种深重灾难，莫过于如今对森林的滥伐破坏”。

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部不断地砍伐森林、寻求发展的历史。尧舜时代为捕捉禽兽，用火焚烧山林；秦始皇为了修建阿房宫，征集 70 万人砍伐林木，使“蜀山兀，阿房出”；明成祖迁都北京，为兴建新宫殿，以“10 万众入山辟道路”，从江南采伐良材……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有三次大规模的乱砍滥伐。

人类历史沉重地告诉我们：人类在毁坏森林的同时也在毁坏自己的家园，生态失调、水土流失、风沙肆虐、旱涝成灾等

自然灾害不断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读完《风雨牧草人》手稿，我再一次感到人类必须从祖先洪亮的伐木歌声中醒来，拯救遍体鳞伤的土地，确保世世代代的繁衍。

莫熙穆先生作为 20 世纪的见证人，作为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学家，深谙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他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品格、用学者的专业知识，像农民那样勤恳，全力推广生态农业，种草种树，在广东的水土流失治理、土壤改良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被传媒称为“大地保护神”。

直到今天人们才知道小小的新加坡是怎样富强起来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现代新加坡的创建人、前总理李光耀亲自倡导了一个通过种草植树，旨在把这个多沼泽且蚊虫肆虐的岛国改造成干净整洁、绿树成荫之国的运动”。“经过精心培植修剪的树木和园圃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者：青翠的草木产生了吸引力，外国投资成为新加坡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动力，使得这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富国。”

但是，草与树比较起来，草在中国人的眼里一直不被看重，如：“草包”、“草民”、“草寇”、“草菅人命”、“香花毒草”等等，因此，人们要“斩草除根”。

莫先生独具慧眼，发现了人们所忽视的草的价值，他爱草如命，花了大半生的时间去收集草种、选草、育草、种草，让草为人类造福：

——他创立“雨伞与棉被”理论，提出“草灌并举，种草先行”的整治主张，改变传统的以工程为主的治理方法，使梅江两岸不再流血流泪。

——他不顾年老体弱，踏遍广东省 20 多个县市的荒山秃岭，行程 6 万多公里，推广种植牧草，改变土壤植被，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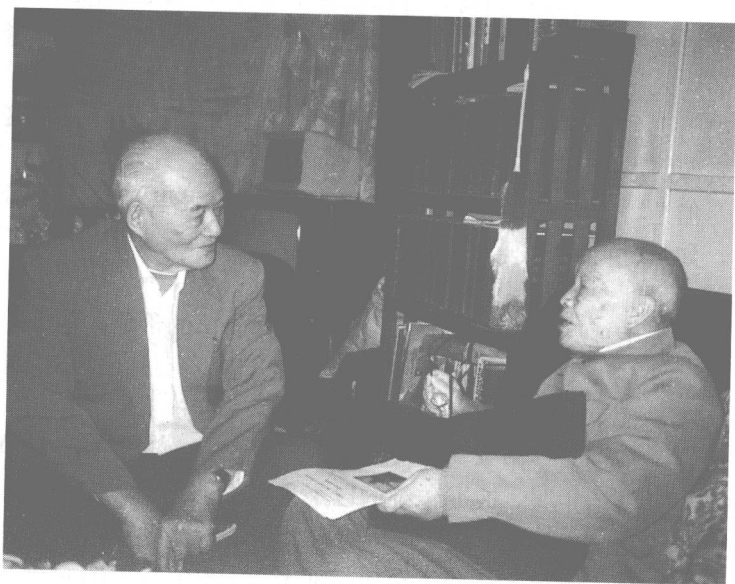
——他敢为人先，挑战石灰岩地区，在石头山上种草种树，期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使得石灰岩地区可以与美国的田纳西园林区媲美。

——他勇于探索，在延长水库寿命研究上取得突破，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两栖植物”概念，并通过了初步论证。

.....

他 1958 年到莫斯科农学院进修，师从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研究“核酸与蛋白合成”，与我和罗其贤教授合作指导博士研究生，进行叶绿体 DNA 分子系流学的研究，寻找经典植物学与现代生物学的结合点。

他的实践和成果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98年2月3日，莫照穆教授与著名生物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张宏达（左）在一起。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这是古今名人学者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正如书名所写的那样，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莫先生经历了种种的风雨，有欢欣的时刻，更有艰辛的日子。作为老师，他坚持真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了不少人才；作为科学工作者，他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创立全国大学的第一个生物园，研究草与树。他的努力终于树立了草的形象。读罢手稿，我再一次体会到“疾风知劲草”的深刻含义。

我认识莫先生是从广东省植物学会开始的，到了他指导我的学生陈章和先生从事研究工作后便有了更深的了解了。他为人耿直，做学问执著、严谨，生活简朴，真真实实地做人，成就显著，令人敬服。

《风雨牧草人》一书的出版对科学界和教育界来说是一件大喜事，我为能先睹这本关于科学家个人的传记而感到荣幸，期望读者从书中能得到启发。

祝愿莫熙穆先生身体健康！

2002年9月12日于中山大学

目 | 录

楔子	1
一 淡泊的人生启蒙	10
二 漂泊	24
三 黔北求是	33
四 泰和弦歌	43
五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52
六 莫斯科的冬天	65
七 芙蓉山之路	79
八 一封不寻常的公开信	95
九 桃李三千	109
十 “我愿做一棵小草”	125
十一 情系百草园	139
十二 踏遍荒山人未老	151
十三 梅江笑了	160

十四	绢毛相思	179
十五	“我只要一小袋紫色土”	194
十六	喀斯特地区的奇迹	208
十七	“两栖植物”的诞生	227
十八	真理永不死亡	239
	跋	244
	后记	248

楔子

路透社的发现

1994年10月的一天下午，莫熙穆教授正在客厅整理英格兰植物学家的来信，外孙女洁云刚刚接上线的电话（莫教授为了专心看书，经常把电话线拉断）响了。

他放下手中的笔，慢慢地走到小桌子前，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Excuse me，我是英国路透社记者 Mudie，你的朋友——香港地球之友（香港的一个环境保护团体）总干事方笑薇女士（莫教授与方女士有交往）介绍我拜访你，可以吗？”

听到这样诚恳的请求，面对一个远涉重洋未曾谋面的外国友人，平易近人的莫教授没有办法谢绝这个突然而来的不速之约，便约定第二天下午见面。

第二天下午，门铃响了。他一边走去开门，一边应答：

“我来了，我来了。”

寒暄过后，交谈在简陋的客厅里开始。Mudie 怎么也想不到一个那么著名的科学家的居所竟然这么简陋。凭他记者的眼光，眼前的摆设起码用了近 30 年，自己坐的小木凳也分明有些摇晃了。

虽然素昧平生，但初次见面就如知音相逢，一向沉默寡言的莫教授出于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竟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滔滔不绝起来：

“珠江三角洲的大片肥沃土地，曾经是中国南方的重要粮食基地，如今正面临着威胁，匆匆盖起的厂房，毫无规划地肩并肩耸立着，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水则毫无节制地排入江湖。

“山被推平了，为豪富们建起了豪宅与高尔夫球场。

“那些来到富裕的沿海地区‘发财’的人当中，只有极少数人去关心自然环境。但这些人非常希望他们所花的钱能把他们从烟雾中、从发臭的河流中拯救出来。”



美国德克大学热带研究院高级院士鲍汉华博士到华南师范大学与莫熙穆教授交流学术经验。

Mudie 被他的话语感动了，一个中国科学界的老前辈正固守着他古老的国度，守护着一方龙的传人。

“他个子矮小，身体有点胖，穿着整洁的阔衫衣和长裤。” Mudie 在他的报道中对莫教授作了这样的描述。

“正当大多数华南地区的人在为买一辆小轿车或电单车而工作，或在卡拉 OK 厅里喝着酒、打发着漫漫长夜时，莫教授则在埋头种他的草与树。

“他的研究小组在 800 平方米的土地上种上了生长迅速的糖蜜草，9 年之后，他已经主持在 13000 公顷的山头和水库的堤坝上重新种上了植物。

“‘空气中的氧等于金钱，才能是金钱，智慧更是金钱，’他说，‘现在谈这些虽然太迟了，但我们还得去干呀！’

“这位 79 岁的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植物学教授正面对一项艰辛无比的任务：他试图把中国南方经济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对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扭转过来。”

.....

美国学者的赞誉

与路透社记者 Mudie 接踵而来的另一位客人是美国洛克菲勒集团属下研究机构的水土保持专家鲍尔汉教授。

1994 年 10 月中旬，鲍尔汉教授在华南农业大学主持召开广东退化土地治理国际会议，邀请广东各有关研究所和大学的专家出席会议。在会议期间，鲍尔汉得知莫熙穆教授对水土保持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便要求前往拜访。

在华南师范大学牧草楼的实验室里，莫教授用英文向到访的美国客人讲述他在生物学研究特别是治理水土流失的情况，还把图片挂在墙上展示他在梅江流域治理水土流失的成果。